

# 西樓記 · 樓會

高山流水相傾賞，  
欲乘秦鳳共翱翔。



# 樓會

## 特別文雅的戲

《西樓記》是一齣特別文靜優雅的戲，念白與唱詞的「古典」程度很一致。有些人認為「看不懂」。其實，只要靜靜地聽，輔以字幕，一定能懂的。反倒是那些文謔謔念白，如果改得白話一點兒，馬上失去這齣戲獨特的味道了。

「久慕俊才，兼得妙楷，今幸一晤，如渴遇漿。玉體欠安，本不合驚動，今蒙賢妹扶病而出……」

崑曲生口戲，很少見面稱女孩「賢妹」的，聽上去無邪而至誠。于叔夜的念白，音調不是很高，但是細細的、很輕。「如渴遇漿」是他的表白：我早就聽說妳，一直渴望見面，只是陰錯陽差，到現在才有機會。那天看到妳將我寫的詞譜得那麼好，還膽寫得如此漂亮，更加急切想認識妳了！

### 〈樓會〉

叔夜：

#### 【懶畫眉】

慢整衣冠步平康，  
為了花箋幾斷腸。

小生于叔夜，前日在歌院劉楚楚家，見穆素徽的親筆花箋，寫我的「楚江情」一曲，被我



我第一天隨沈老師學〈樓會〉，老師一開口的念白，頓時把我帶到這種情境中去。聲音像是遠遠送過來，悠悠的，從容而審慎。語調轉折纖細，一時竟仿若聽聞古代的少女在低聲細語那樣。感受之深，如今我一念到這幾句，就馬上浮現當時的情景。我非常喜歡這種感覺！我想主要是文字的力量，那種愛慕、謙和，與音質、語氣、語調同時出現。如「本不合驚動」語調提高，「今蒙賢妹扶病而出」語氣柔和，「感次五中矣」最後聲調又提高。我念十遍，都會是一樣長短、高低、快慢，只因沈老師聲音的形象，已經深入我的心底。

「只是玉體欠安，本不合驚動，今蒙賢妹扶病而出，感次五中矣。」

柔弱的女孩抱病相會，令他感動不已；然而如果他的措詞是「小生不勝感激」，氣質立馬下降。所以儘管有人會問：什麼是「五中」啊？什麼是「感次」啊？其實意思猜得出來。去「猜」，就會用心，剛開始不太懂，看兩遍，你就想「搆上去」把它看懂了。

## 熱切的表白

她回答得比他還熱烈：

「思慕經年，適逢一旦，喜慰夙懷，死且瞑目，何有於病？」

袖之而歸。又聞她十分思慕，為此今日特去訪她。記得劉楚說，她家住在楊柳高樓下，銅環雙合扉，又道春聯兩句是：「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待我逐家尋去使了。

蘭橋何處問玄霜。

「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

這裡是了。且住，想她乃是第

一名妓，極該闌門車馬，為何

這等冷落？是了，

輕輕試叩銅環響，

忽聽鶯聲度短牆。

鴉母：

【前腔】

誰叩朱門嗽聲揚，

不是劉郎是阮郎。

仰慕你好幾年了，今天總算見面，死都瞑目，這點病算什麼？她比他更坦白、敞開，一是性格使然，二是她的職業——慣於與人交流，初初見面，就不去客套地「假作生分」。從她隨後的表現，我們將一再看出：她特別有個性。而這些率真的話，她又說得如此委婉、輕怯，顯示她年紀很小；也正因為年紀小，能無所顧忌，敢於表白。她的病，使她的聲音越發纖細。一定要纖細，才能既將她語句下的「坦率」表達出來，同時能讓人感到有趣又可愛。她不像《玉簪記》的陳妙常，會裝得與男生距離很遠。她是真誠有意地接近。

## 暗潮洶湧

兩人入座以後，小生道：「請問賢妹青春幾何？」問年齡，就是問婚姻的意思，因此他問話前，顯然經過思考，使用「特別尊重」的語調。口角很大方地回答：「十六歲了」；他不待她反問，便自己急切地說：「如此小生虛長三年。」男女相差三歲，成婚最是適當。她便耐不住了，很想確定他是不是單身。我想，他們講這些話的時候，表面很平靜，實際上情感的湧動很劇烈。她問：

「曾娶否？」（這句接得很緊，說明她的急切。）

外面是哪個？

叔夜：媽媽……

鴉母：原來是位相公，請問相

公上姓？

叔夜：小生于叔夜，久慕素徽

特來相訪。

鴉母：素徽就是小女！

叔夜：就是令嬈？失敬了！

鴉母：好說。

叔夜：就請令嬈出來一會！

鴉母：相公再也不要說起。

叔夜：為何？

鴉母：前日有位池三爺，接去

玄墓看梅花，不覺回來

染成一病，至今尚未痊

癒，一概尊客都不接

見，只是有慢了相公，

「尚未。」（很願意她多問點。他很開心：一看就知道女孩很喜歡他。他也想回應：我也很喜歡妳。）其實「尚未」已經是表態了，只是她還得更加肯定：

「聘是一定聘下的了？」（憑他這種身家，年輕又有才情、有文名，喜歡他的女孩一定很多！）他急切要讓她明白：

「不瞞賢妹，連聘都未曾。」（我單身，單得很徹底。）

「喔？都沒有？」她仍有一絲疑惑。這句話拉長了念，好似自言自語，又似在懷疑；一邊念，一邊下意識地站起來，期望得到更加明確的答案。小生



怎麼處？

叔夜：小生此來亟欲一見，既是令嫖有恙，不好相強，只得告別，我改日再來奉候罷！

鴛母：倘小女問起怎生回答？

叔夜：只說于叔夜，來謝花箋的，令嫖就曉得了。

鴛母：如此，請相公少候，待老身去問一聲！

叔夜：有勞！

鴛母：女兒！

素徽：（內白）怎麼？

鴛母：外面有位于相公，他說來謝花箋的，可要回他去？

被她的急切打動，也隨之起身，真誠地回答：

「沒有。」

兩人隔桌對視。這個停頓，有三秒長！使戲有了個轉折。她欲言又止地，輕輕嘆了一口氣，表達一種故意讓對方知道的「遺憾」。至此小生完全明白女孩的愛慕了，說道：

「卿與小生交淺言深，何緣得此雅愛？」從這句話看來，小生比旦成熟。「交淺言深」是兩個人的定位。這句話很客氣，他虔誠地希望她把心底話講出來。女孩子畢竟年輕、純真，她說：

### 單純又識趣

「三生留笑，兩載神交，何言淺也？妾有一言，幸君垂聽。」這段話非常直接，但是她的措辭，使人一點也不覺得她張揚。這齣戲念白的文學性高，演員藉由讀劇本，再聽老師念，可以體會人物的樣貌。當年沈老師念得真好啊！他那時年歲很高了，卻精準地念出那個意思：細細的、深情、激切，又羞答答的、十六歲的樣子。崑曲十六歲的女性角色那麼多，他念出的就是「這一個」：非常主動，迫切要追到這份情緣，而且還完全不讓人討厭！觀眾不會覺得：「妳也不秤秤自己幾斤幾兩，什麼出身，竟想追求豪門

素徽：（內白）可是于叔夜相

公麼？

鴛母：正是！

素徽：（內白）娘啊，請他西

樓少坐，孩兒扶病出來

了！

鴛母：相公，小女聞說「謝花

箋」三字，就扶病出來

了！

叔夜：令嬈竟扶病出來了！有

幸啊！有幸！

鴛母：請相公西樓少坐。

叔夜：媽媽請。

鴛母：老身引導。這裡是西樓

了。請相公上樓去。

叔夜：媽媽請便。

鴛母：周旺，看茶到西樓去。

子弟？」既不是「楊鬼假細膩」（貪吃鬼裝客氣），又不是神經大條，像賣油郎裡阿四似的。這種分寸，但又這麼有分量。觀眾只會覺得她既單純，又識趣、教人心疼——「她的性格太可愛了，她理應得到幸福」。

她開門見山地，將自己身分評得很低：

「妾本煙花賤質……」

「忒謙了。」（小生有些不安。）

「君乃閹閹門楣。」（「閹閹」二字念得略強且長，用聲調，強化兩人的落差。）

「唉呀，不敢！」（這不是謙虛，而是真心的不安。他的純真，就表現在對人的平等與真誠。）

「葭玉蘿喬雖不相敵，然《錦帆》三奏，已殷殷司馬之挑；妾鉛槧數行，豈泛泛薛濤之筆。」（你的詞集，就像司馬相如打動了卓文君那樣，感動我；而我將你的詞譜成曲、並演唱它，也絕非僅是用了上等花箋、「抄寫漂亮」而已。）

### 從見面到定情、盟誓，僅十幾句話！

撇開門第，只講情，只講我對你，她接著說：「情之所投，願同衾穴。」（小生驚呆

叔夜：好所在呀！

素徽：【前腔】

夢影梨雲正茫茫，

病不勝嬌懶下床，

欣然扶病見檀郎，

果然可愛風流樣，

恁地相逢喜欲狂。

叔夜：久慕俊才兼得妙楷，今

幸一晤如渴遇漿，只是

玉體欠安，本不合驚

動，不想賢妹竟扶病而

出，感次五中矣。

素徽：思慕經年，適逢一旦，

喜慰夙懷，死且瞑目，

何有於病？請坐。

叔夜：有坐。

素徽：請。

了！)「自薦之恥，伏乞諒之。」她站起來了，搖搖晃晃地；滿臉通紅，掩面坐回椅上。她的表白如此堅決，毫不裝腔發嘍；她是那樣一腔真情、羞澀不安。這麼年輕的心，就這樣寄託了自己的一生，深深打動小生。小生無比慶幸於自己就此順利獲得了真愛，他馬上表白：

「小生一向覓緣，碌碌風塵，無有諧我意者。今蒙賢妹以生死相訂，小生亦永期秦晉，絕不他圖；如有背恩負義者，有此日。」「絕不……」二字特別激動。這是他生平第一次盟誓，飽含感激之情，而不僅是個「表態」。「有此日」就是賭咒的意思，不再去講那些「俗套的誓言」。女孩說：如果我變心，就跟你一樣！兩人從見面，到定情發誓，十幾句話全部講完！

### 身分阻礙與心理距離

這就是「無猜無邪」——你怎麼說，我都相信。反觀潘必正與陳妙常，兩個人的心，明明已經走攏了，卻仍存在一點點距離，總要相互試探、不放心地，猜測對方的心思。于叔夜與素徽則是兩小無猜：「我愛你。」「我也愛妳。」一拍即合。他們的身分差距，有沒有帶給他們心理阻礙？我想，他們的阻礙一點也不比潘必正跟陳妙常小呢！居然在

叔夜：聞得賢妹被池三爺接去  
玄墓看梅花，不知今歲  
梅花可盛否？

素徽：奴家有病不曾上岸。遠  
遠望去，白茫茫一片，  
想是盛的。

叔夜：梅花乃孤潔之高品，遠  
觀勝如近覷，倒是不上  
岸的好。

素徽：便是。

叔夜：賢妹青春幾何？

素徽：一十六歲。

叔夜：如此小生癡長三年。

素徽：喔，相公十九歲了。

叔夜：正是。

素徽：曾娶否？

叔夜：尚未。





素徽：聘是一定聘下的了。

叔夜：不瞞賢妹說，連聘也未曾。

素徽：喔？都沒有。

叔夜：沒有。

素徽：唉。

叔夜：卿與小生交淺言深，何緣得此雅愛。

素徽：三生留笑，兩載神交，

何言淺也？妾有一言，

幸君垂聽。

叔夜：願聞。

素徽：妾本煙花賤質……

叔夜：忒謙了。

素徽：君乃闔閭門楣……

叔夜：不敢。

素徽：葭玉蘿喬雖不相敵，然

心理上，沒有產生過距離。這便是性格、便是「心心相印」！

小生即使講「碌碌風塵」那段「激切」的表白，依然是緩緩輕輕的。整個「外觀」要特別寧靜、儒雅，內心則熱烈又晶瑩剔透，彷彿心跳都能讓人感覺得到、非常「有溫度」。這與〈琴挑〉的試探，是完全不同的。我認為這種氣質特別高貴。

### 「非物質」定情信物

兩個人定情、盟誓了，小生忽然意識到：哎呀！我今天來的時候，沒帶任何適合作為聘禮的東西……按理說，至少需要一個信物的吧。結果女孩說：「我不需要什麼玉珮珠寶。你的【楚江情】寫得那麼好，就是聘禮了！」這些對白，把這齣戲歸到「文人戲」。她說「現在我唱一遍，表示我們定情了。」很美，而且跟所有才子佳人都不一樣。「就唱給你一個人聽」。這段文靜的戲，若演得生動，能讓觀眾覺得活潑、洋溢著青春之美。

### 不唱心境的主曲

【楚江情】是這齣戲的主曲。曲子很有名，卻因這是一齣冷戲，演的人少，會唱這支名曲的人也就少了。它表演起來很困難，因為穆素徽唱的是一首小生寫的「清曲」的

《錦帆》三奏，已殷殷司馬之挑，妾鉛槧數行，豈泛泛薛濤之筆。情之所投，願同衾穴。自薦之恥，伏乞諒之。

叔夜：小生一向覓緣，碌碌風塵，無有諧我意者。前日在劉楚楚家，得卿親筆花箋，且聞相愛已久，不勝欣喜。今蒙賢妹以生死相約，小生亦永期秦晉，絕不他圖。如有背恩負義者，喏，有此日。

素徽：片刻相逢，百年訂約，如有他志者，亦有此日。  
叔夜：只是少個媒妁。

詞，而非在唱「自己的心境」，不可能安排像〈驚夢〉那種大量「第一人稱」的身段。老師教我們的時候，整支曲子都坐著，女孩托著下巴唱，小生很開心地欣賞、打拍子助興。他的詞寫得多好，她的腔就拐彎拐得多漂亮。我將這個「欣賞」放大，變成「兩個人互相欣賞」。沈老師教我們這齣戲，示範旦角的同時，就叫我配小生，說：「我怎麼做，妳就怎麼搭」——因為這段是旦角在唱。唱到「昏沉睡醒眉倦揚」的時候，他有一個撐著下巴看著小生的動作，很美。他說「妳也撐下巴」。後來再排，由於腔很長，我建議撐下巴的時候，兩個人腳都收到桌子裡，對視之後，旦的手慢慢放下來，小生忍不



素徽：啊？

叔夜：喔，妳我意氣相投，何

須用媒？

素徽：「楚江情」一曲，是我

媒也，願為君歌之。

叔夜：但恐俚鄙之詞，有汗香

頰。況且脚病虛氣怯，

莫歌罷！

素徽：隨歌而沒，亦足明志，

待奴慢歌與君聽。

叔夜：小生按板。

素徽：【楚江羅帶】

朝來翠袖涼，

薰籠擁床，

昏沉睡醒眉倦揚，

懶催鸚鵡喚梅香也。

把朱門悄閉，

住緩緩去摸日的手背，跟著音樂在桌面上「晃」兩三下以後，女孩看了手一眼，兩人不好意思地縮回。

這個動作可以稱為「蕩漾」。這個動作，在不同的折子裡，變換著用了很多回：〈驚夢〉、〈受吐〉情感到了一定熱度的時候，都有類似的表達。〈驚夢〉是拉著水袖盪。情感到了兩人合而為一了、最美的時候、互相欣賞的時候，則手按著手。右如〈受吐〉，戲快結束，賣油郎要離去的時候，花魁去拉了他的手，他情不自禁地將手也按到她的手背上。〈樓會〉的生旦都特別純潔：「我這輩子，就碰上這一個我喜歡的人」，所以動作要做得特別無邪、輕盈、溫柔，晃得自然。從沈老師的托腮對視一眼，發展成對視，接觸、蕩漾，用這樣的動作語彙，表達他們情感合而為一了——他們一見鍾情、一拍即合，美滿而動人。

唱到「懶催鸚鵡喚梅香」，她將斗篷解了，之後「雙人的身段」就可以做了。沈老師另外一個極好的身段，在「蜂兒鬧紙窗」，想像紙窗上真有蜂兒。沈老師用一隻手撐著桌子，另一手輕輕一指，指得真好看！由於這句是「重句」，後來我們就「變化地重複」這個指的動作：兩人起身雙指，小步往前面窗口走去。這是重句給的機會——這齣大文戲，坐的時候占多數，倘使到這時候還坐著，就沒機會起來了。實際演出後，我覺得

羅幃漫張，  
一任他王孫駿馬嘶綠  
楊。

夢鎖葳蕤，  
怕隨東風蕩。

只見蜂兒鬧紙窗，  
見蜂兒鬧紙窗，  
蝶兒過粉牆。

叔夜：賢妹病虛氣怯，還是莫

歌罷！

素徽：不妨，待我歌完了！

怎解得咱情況。

叔夜：啊呀！妙！

素徽：強按宮商，殊失作者之

意否？

叔夜：歌中之意摹寫無餘，真  
乃詞出佳人口，令人銷



魂也。

【大迓鼓】

清商繞畫梁，

一聲一字，萬種悠揚。

高山流水傾賞，

欲乘秦鳳共翱翔，

猶恐巫山還是夢鄉。

文豹：「夜訪踏殘花底月，曉行嘶破陌頭煙。」今朝乃會詩文的日子，不曉得相公到那裡去哉？方才聽趙相公說，必定到那個西樓！到哉！讓我進去看。可有人啊？到樓上看！看看！

叔夜：賢妹避風要緊，服藥為上。

此處的安排很恰當，因為當你愛一個人，她所做的一切，轉腔、手勢，都會覺得絕妙無比，情不自禁地應和她！

後面一段唱，是小生回應「傾賞」。這段唱腔很好，內容只是「我今天感到非常滿足」，遇到這麼個難得的「高山流水」的知音。「猶恐巫山還是夢鄉」這句唱是個伏筆，表示今日的幸福、美好，恍若夢中、怕生憾事。這支曲子短而流暢，沈老師說了一些，我則根據老師說的，以及唱腔的節奏，縷出一些小動作。有時候，唱詞只給了個方向，唱腔可以多提示一些身段細節。

### 經典動作：雙下樓

「雙下樓」是沈老師教的，這齣戲獨有的身段。下樓前有個鋪墊：樓梯口風大，小鑼「沙浪浪」響了風聲，她就開唱「汪汪淚數行」。小生見她一定要送下樓，趕緊給她披上斗篷，用水袖幫她擦了擦眼淚。動作變得親密，是因為「人物關係變了」。下樓時，小生先踩下一階，旋即回過身來，她還在上一階，兩人雙手捧在一塊兒。小生退右腳，往右後看一看，退左腳，再往左後看一看；他一步，她一步，都在留神——因為他是倒退著下樓。下兩三階後，兩人稍停對視，像是欲言又止，再走第四階……越走越快。這

文豹：相公！相公！

叔夜：文豹，你來做什麼？

文豹：相公怎麼全忘了？今朝

是會詩文的日期。諸位

相公都到了，單等相公

你。

叔夜：你就說「尋我不著」也

就是了！

文豹：「尋你不著」說不出口

啊！老爺也要去的。

叔夜：我爹爹也要去的？

文豹：老太爺也要去的。

叔夜：如此你先去，我就來。

素徽：是哪個？

叔夜：小廝文豹。

文豹：相公就來格！

叔夜：曉得了！



素徽：到此何幹？

叔夜：正欲談心，卻忘了今日  
乃會文之期。只得暫  
別，我改日再來問候  
罷！

素徽：才得相逢就說要別，不  
覺寸心似割，莫非會期  
從此少矣？

叔夜：賢妹，我有暇時，就來  
會的呀！

素徽：如此，待我送你下樓。

叔夜：樓下有風，免送了吧。

素徽：不妨！

【前腔】

汪汪淚數行，  
怕來時總會  
此際堪傷。

個下樓很纏綿，若是走得好，觀眾只要看過一次，就永遠記得了。

### 「小中生」與「脂粉氣」

于叔夜，崑曲裡叫「小中生」，我小時候不理解為什麼專門加一個「小」字：到底是年齡小，還是生活環境優渥，使他特別嬌氣、不成熟的意思？老師說：男孩在十五、六歲還沒「長成」時，形象比較像女孩，嗓音也只比旦角寬一點點。這個戲早期用很多蘭花指、踏步，也就是「比較接近旦角」，格局、年齡感小一點；不單手勢，中生從前就叫「一步生」，臺步小，整體帶點脂粉氣。當時我也不懂什麼叫脂粉氣，以為是妝扮得紅一點，或者行頭珠光寶氣些，後來看到某位男性小生曲友的排演：他有點夾膀子、夾膀，整體動作、步子都小，聲音也窄窄的，很斯文，連罵書僮「狗才」都不像真罵，帶有舊時代文人那種纖弱感，我才明白「這就叫脂粉氣」。當然他呈現的「文弱」，大部分是由於肢體與嗓子「沒受過訓練」，但同時應該說也是他的追求，因為「脂粉氣」是早期崑曲小生的一種風格、特徵，完全拿掉很可惜——它給人古典、悠遠的感覺，彷彿從很遠的地方在看，看一種年代久遠的藝術。

合：緊牽紅袖難輕放，

章臺柳色繫情長。

何事花聰嘶得恁忙？

叔夜：琴心曲意逗情緣。

素徽：乍見相看別淚漣。

叔夜：東去伯勞西去雁。

素徽：相思依舊各纏綿。

文豹：請相公上馬。

叔夜：狗才！

素徽：相公請乘騎。

叔夜：賢妹請進去。

素徽：相公乘了騎，奴家方好

進去。

文豹：沒錯。

叔夜：賢妹進去了，小生方可

乘騎。

文豹：也沒錯。



## 我，我的老師，與脂粉氣

我學戲的時代，中國的戲校已經不培養乾旦、坤生了，我是戲校裡唯一的坤生。心中有許多疑惑，譬如聲音、腳步等等。然而老師們在培養我的那些年，從來不講「坤生應該、或不應該怎樣」，因為他們都是男性。我從周傳瑛老師那兒，看到他剛柔相濟、挺拔俊俏，從沈傳芷老師那兒，看到他細膩講究、眉眼傳情，並沒有感覺到他們有什麼「脂粉氣」、或「故意表現的文弱」。聽周傳瑛老師讚歎地說「俞振飛老師對崑曲藝術最大的貢獻，就是把小生的氣質，從脂粉氣轉變為儒雅的書卷氣」，他把聲音放寬、放大，以真假混合聲為主，把小生的臺步放大，不再是「一步生」、他腰部挺直（更早的崑曲小生，走起臺步來，略扭腰肢、肩扭動，站立時踏步多、扭頭，帶一點點旦的味道，當然與旦仍有區別）、手勢放大，表演力度加強。從俞老師開始，崑曲小生追求的就是儒雅的書卷氣，這也是我一生的追求。

多學傳統戲，能體會多種表演手段與風格，當你要「創造角色」時，可供使用的手段就多：有的用巾生摻點窮生、有的用點脂粉氣，強調他是「小巾生」……如此就更能區分所演繹的每一個角色。

三人：如此，請了！

文豹：進去哉。

素徽：啊！相公！

叔夜：賢妹怎麼說？

文豹：怎麼又出來哉？

素徽：有暇時就要來會的。

叔夜：我有暇時就來的。

文豹：我也來的！

叔夜：狗才！

二人：如此，請了！

文豹：總算進去了！

叔夜：啊！賢妹，避風要緊，

服藥為上。

文豹：曉得了！

叔夜：狗才！人家話也沒有

講完，只亂嚷，成何規

矩。

文豹：啥個？老爺叫我來的！

叔夜：你動不動把老爺搬了出來！等我回去……

文豹：怎麼樣？

叔夜：打你二十戒方！

文豹：可好打十九記？

叔夜：一下也不少！

文豹：啊喲，多吃了一記。相公請上馬！

叔夜：誰要騎什麼馬？誰要騎什麼馬？

文豹：相公，看不見哉，要到謝幕才看見哉！

叔夜：胡說！放肆的狗才！

文豹：好笑我家相公，看見了標致的女客，魂靈

也出了竅了，連這老中牲也忘記了。伊不

騎，我來騎。咦？哪說動也不動？須拿

出點威勢來！呔！閒人閃開，你家文豹

大老爺來了，騎在馬上倒蠻愜意的。馬來

了！馬來了！